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耿不取拍拍他的肩膀道：「小子！不管你作何決定，老頭子總是支持的，你師父就是死了，我想他在泉下也不會怪你的！」

金蒲孤的眼淚又流了下來，遲遲未能作答，耿不取憤然地擱了他一個嘴巴罵道：「沒出息的小子，你一路上過關闖到此地，何等神氣，現在卻擺出這幅娘娘腔來，假如那釣魚的肯聽我的話，我一定叫他趕快出手……」

由於耿不取的勁力已失，這一掌打得並不重，卻已將金蒲孤由迷惘中打醒過來，怔怔地道：「你是要我殺死師父？」

耿不取點頭道：「不殺他就無法剪除劉素客，今天不殺劉素客，由他重新佈置後，你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，權衡輕重，你還有什麼可考慮的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，突然對南海漁人道：「前輩請出手吧！我不能為了一己的私情而貽誤天下，今日不除劉素客，容他流毒天下不知還要有多少人受害！」

南海漁人呆了一呆道：「你真是這樣決定了？」

金蒲孤堅決地道：「是的！我殺死劉素客後馬上自殺，對公私都可以交代了，而且家師一代人傑，我也不忍心看他成為劉素客殘賊生靈的工具！」

南海漁人沒有說話，手中長竿一幌，化為千點青影，罩向天山逸叟的身上；天山逸叟則仗著一雙肉掌，與他交博在一起，二人對峙了十幾個回合，南海漁人突然將長竿一指，將勁力集中於一點點過去！

天山逸叟連忙翻開手掌抵住竿尖，雖然將來勢擋住，可是他的身上卻連連後退，白髮與空青見狀都低吼了一聲，同時飄身過去，各伸出一支手，握住天山逸叟的兩臂，將內力傳過去，幫他抵住南海漁人的長竿！

南海漁人以一抵三，就相當吃力了，他身上的衣衫都自動地進裂開來，每一條肌肉都像丘陵般堆起，那根竹的漁竿在雙方巨大的擠壓下，變成了弓形，四人的神色都顯得異常凝重！

金蒲孤也緊張異常，他知道雙方已進入了性命之搏，目前是個勢均力敵的局面，任何一方祇要有一點內力不繼，立將為對方的巨大所傷而致粉身碎骨！

耿不取觀戰片刻，忽而輕輕一歎道：「劉素客真可惡，假如他不把我的穴道閉死，我祇要上去幫個手，問題不就解決了！」

金蒲孤望了他一眼，心中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職不取這番話分明是說給他聽的，也是告訴他該怎麼做！

他又思索片刻，見南海漁人已有不支之狀，乃毫不考慮地擱袖上前，伸手要搭在那根竿子上。

南海漁人大喝：「不許上來！我這根紫青寒竹雖是千古珍物，卻已到了它最大的負荷程度，你祇要再加上一點力，竿身立刻會炸得粉碎，那時我們五個人誰都活不成了……」

金蒲孤果然縮回了手，怔怔地道：「那前輩已經支持不住了，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南海漁人大喝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支持不住了？」

金蒲孤微異道：「局勢分明，一望即知……」

南海漁人冷笑一聲道：「目前我祇用到十成功力，看起來是比他們差一點，可是我把功力加十二成，一定不怕他們，我祇是擔心這根竿子吃不消，假如它炸開來，碎片四散，十丈之內，當者立斃，你還是站開點，必要時我可顧不得這麼多……」

金蒲孤一驚道：「前輩千萬不可同歸於盡！」

南海漁人冷笑道：「誰叫我欠了你的債呢？你叫我幹什麼，我沒有拒絕餘地一不好！他們的勁力又加強多了，我逼得非拼不可，小子你快走開！」

金蒲孤急了道：「前輩為我而死，我怎可獨生……」

南海漁人鼓目怒吼道：「你等殺了劉素客再死還不算遲，要是你現在陪我們死在此地，才是他最高興不過的事……」 (七十七)

「好的，什麼時間？」

「明天下午兩點。」

「看來九十九龍馬似乎告訴你不少事哦！」

金田一耕助看著智子和神尾秀子，微微點點頭後便走進隔壁房裡。

九十九龍馬位於青梅這間場所爆發出來的事，真正令世人震撼了。

原來秘密通道的人口就在那間狹窄密室的壁櫥裡，祇要將四五張壁板和地板交錯移動，壁櫥的整個地板就會往壁龕下面滑動，而且還有階梯通到下面。

階梯下面才是一間真正的密室，這間密室大約四坪大小，當等力警官和金田一耕助踏進去的一剎那，不禁嚇了一大跳，就追隨後進去的刑警們也紛紛發出驚訝的聲音。

無論是密室的牆壁、天花板，還是拉門上，全都畫滿了淫穢的春宮圖，僅僅是看這些圖畫，就不難想像九十九龍馬建造這間密室的目的何在。

要是九十九龍馬再晚一點被殺死，祇怕智子也會被帶到這間可怕的密室裡。

此外，這間密室還有許多重要的資料，這些資料裡面隱藏著一些財界貪污事件的證據。

另外，九十九龍馬也把自己發生過性關係的女子的體態，露骨地記載在記事本裡，而記事本上記載的婦女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，從這裡所爆發出來的醜聞，就像是個無底洞似地牽扯不斷。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總而言之，九十九龍馬位於青梅的這間場所，可以說是戰後上流社會腐敗和墮落的秘窟。

不過金田一耕助注意的卻是密室的另一個出口。密室的出口設在放置短劍的祭壇下方，所以殺害九十九龍馬的兇手應該是光潛入神殿裡，取走放在那裡的短劍，然後才進入秘密通道的。

想必當兇手進入秘密通道的時候，正好目擊到九十九龍馬的行為，因此他才將九十九龍馬殺死，並經由秘密通道，從神殿那邊的出口逃到外面。

如果兇手從拉門直接進來的話，九十九龍馬一定會有所警戒和防備，惟在他不知道會有人經過秘密通道進來的時候才會放鬆戒心，被兇手一刀殺死。

最重要的是，知道這條秘密通道的人應該不會太多，而且就連在道場侍奉九十九龍馬的男孩們也不知道這個秘密。

警方後來根據九十九龍馬記事簿中的婦女所做的調查報告顯示，她們隱約知道有那間可怕的密室，可是密室在哪兒，可以通到哪兒，就完全不知道了。

因為在她們去那間密室之前，都先上面的小房間裡享受醇酒佳餚，沒有多久便進入恍惚的狀態，接著就全然沒有知覺了。

而等她們在那間密室和九十九龍馬行完魚水之歡後，又再度回到上面的小房間。

所以，對那些女人而言，密室究竟是確實存在，還是酒醉後所產生的幻覺，都不能肯定。

曾經和九十九龍馬發生過關係的女人尚且如此，那麼，智子和多門連太郎就更不可能知道那個密室和秘密通道的事。(三)

# 招魂

倪匡

第一部：一個進攻陰謀

……招者召也，以手曰召；魂者身之精也，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，愁懣山澤。魂魄散佚，厥命將落，故作招魂，欲以復其精神，延其年壽。

——《楚辭·招魂序》宋玉

人暖濯我足，剪紙招我魂。——《彭衙行》杜甫



「有一個進攻陰謀。」

「被進攻的目標，有著長久以來發展成功的防禦系統，極其完善。當然，任何再好的防禦系統都有隙可趁，問題是在於進攻者是不是能夠找到這個空隙。」

「通常，雖然找到了空隙，進襲者得以滲入，但由於防禦系統的完整。總可以在最短的時間中。發現進襲者，並且將之消滅，在更多的情形下，被進攻的目標，不但依靠本身的防禦力量來消滅入侵者，還可以通過許多種方法，或增進防禦力，或不單是防禦，而是向進攻者進行反擊，使得進攻者失敗。」

「進攻和防禦是全然敵對的。」

「進攻者使用什麼方式進攻，使用什麼武器進攻，自然都必須嚴守秘密。」

「防禦系統如何動作，如何擊退敵人，用什麼方式，用什麼武器，自然也是高度秘密。」

「雙方的情形都一樣，如果一切公開了，那麼，公開的一方，必然失敗。」

「在那個進攻陰謀之中，不可思議的是，進攻後方，竟然對防禦的一方，一切的設施、運作方法，瞭解得極其徹底。」

「這就使得整個陰謀，在十分輕鬆的情形之下，可以完成。被進攻的一方，甚至在未曾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時候，就已經失敗了。」

「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看看進攻者是何等狡猾，和防禦者是怎樣失敗的。」

「防禦系統之中，有一項特殊的功能，是對不懷好意的入侵者，有自動識別的能力，祇要一有入侵者出現，防禦系統就自動行動，毫不留情地把入侵者消滅，可是這項功能，卻被入侵者識破了，於是，入侵者偽裝起來，使防禦系統名存實亡，等於全不設防。」

「各位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結果如何，自然可想而知了。」

用十分慷慨激昂，又帶著極度無可奈何，說了以上那番話的，是一個身形高大，留著山羊鬍子的中年人，他的聲調之所以會無可奈何，多半是由於他所說的那個「進攻陰謀」，一定得得到成功之故。

聽他在講話的人，有十來個，大多數的手中，都拿著酒杯，有的，還銜著煙，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，大多數人的神情，都十分悠閒。

對了，這種情形，正是一個一切者很正常的，通常來說，都沒有什麼特殊目的的聚會。

(一)

為什麼她說的話表哥不肯相信呢？凌靚兒很無奈。「表哥，你真的誤會了，靚兒今天找你來，是想和你說清楚。表哥，靚兒既然嫁給了霍非凡，就是他的人，不會再離開霍非凡，靚兒不可能和表哥再在一起，所以請表哥你別再等靚兒了。」她語氣平靜，很清楚地再說一次。

「靚兒，表哥知道你的苦衷，也明白你是為了表哥，才做出如此痛苦的抉擇，你要相信表哥，表哥說會等你就會等你，絕不會食言，不管你是受到什麼壓力才說出這番話來，表哥對你的心永遠不變！」余仲豪看著凌靚兒的眼裡充滿了悲痛疼惜。

「不是這樣的，表哥，事情真不是如你所想的這般，靚兒要如何說你才會明白呢？」凌靚兒急急地忙搖頭。她和表哥的思想真差這麼多嗎？為何兩人溝通起來這般困難。

余仲豪溫柔地對凌靚兒笑笑，放膽說出愛意。

「靚兒，表哥明白，你想說什麼表哥都明白，我們之間的感情絕不會因為分開、因為任何外在因素而改變。靚兒，表哥愛你，此生此世祇愛你一個人。」

「表哥！」凌靚兒為表哥的深情動容，更不知道要如何了斷這份感情了。

余仲豪以為凌靚兒的默然感傷傷心，他伸手想擁抱凌靚兒給她慰藉。

「真是動人的告白一啊！」一個冰冷不善的嗓音驚愕地響出，如一記雷閃雷打中凌靚兒和余仲豪。凌靚兒飛快地轉回身看去，霍非凡高挺的身影就站在不遠處，他臉色深沉冷漠，整個人散發出危險的氣勢。

「夫……君！」凌靚兒駭然輕喊，天！怎……怎麼會是他！情敵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余仲豪看到是霍非凡，立刻跳到凌靚兒身保護著她。

「表妹，別怕，表哥會保護你的！」

這次就算拼了他的命，他也要護衛凌靚兒。

余仲豪的舉動無異是雪上加霜，讓霍非凡的神色更加的冷凝陰沉。他大步走近兩人。

「滾開！我在和我的侍妾說話，沒你插嘴的份！」手一揮，就將擋在凌靚兒前面的余仲豪推倒一邊。

霍非凡來到凌靚兒面前，一雙凌厲冷寒的眼睛直瞪著她。聲音從齒縫裡擠出：「你要如何解釋一切呢？」

凌靚兒被霍非凡凌人的眼神逼得不住後退，心中又驚又懼，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余仲豪忍痛從地上站起，對霍非凡怒叫：「霍非凡，你嚇到靚兒了，我不准你這樣對她！」不怕死的又走上前找霍非凡理論。

「滾開！」霍非凡怒吼一聲，雙手灌入了內力，往余仲豪身上擊去。余仲豪反應不及，被打中胸口，痛叫一聲，人往身後的大樹撞去，發出了很大碰撞聲響後跌坐在地上，口裡噴出了鮮血。

「表哥！」凌靚兒驚喊，著急地想衝過去看看他傷得如何，手腕卻被霍非凡的大掌箝住，硬生生地拉回。

「不准去！」霍非凡臉色鐵青。他對余仲豪的關心像刀狠狠的插入了他胸口，令他痛徹心扉。

(六十七)

# 非凡莊主

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宣生道：「詩雖是小侄所做，而姨妹祇在舍下住了一夜。小侄頭一日爹爹正壽，四處陪客，沒得工夫；次日隨爹爹出去謝客，一天不曾離離，及回來時，姨妹已被姨丈接回。小侄從何處與姨妹見面贈此錦箋？此詩是小侄丟在書布下不見的，怎說小侄有心贈人的？」裴翁笑道：「柯、宣二公曾聽見小弟問的口供麼？」

宣翁哼了一聲道：「畜生呀！一個讀書人，不思功名上進，祇做這些輕薄之詞，豈是成材？還不退下去！」唬得宣生急急起身，離了前廳，回他書房。心內一喜一憂：喜的錦箋果落於自人之手，不枉我一番思慕；憂的是柯老執性將無所有，把有才有貌的佳人置於死地，豈不可惜，可恨！

我且慢言宣生在書房內，再表柯翁見宣翁並不問他兒子青紅自白，祇略略責備幾句便喝退下去，好不心中著惱，跳起來指著宣翁說：「你祇知溺愛，不明不顧大綱大紀，我也不與你瞎吵，我祇回去處死了我的無恥女兒，看你可過意得去！」說罷，也不告別，也忘卻了詩箋去，祇氣忿忿的大踏步朝外就走。裴翁如何老是個直拙人，一定勸不轉的，忙袖了錦箋，隨即告別宣翁，也起身出來。宣翁送至大門，方回轉內堂，說與夫人知道。夫人不勝跌足歎息不表。

且言裴翁離了宣府，一路緊三步趕到柯翁。柯翁道：「裴年兄也走了麼？」裴翁假意發惱道：「老宣不近人情，我也很不耐煩他！」

柯翁道：「你看他方才一派言語，百般代兒子遮蓋，並無半句公道話，令人氣得傷心，還與他說什麼！」裴翁道：「此事大關風化，怪不得年兄認真作惱。但不知年兄還得將令媛當真處於死地，還是借此唬詐老宣麼？」柯翁道：「我不像老宣那等沒家教！生女不孝，如何一刻容留得下來！」裴翁道：「年兄是一定處死令媛，不能挽回的了？死有幾等死法，祇要做得乾淨，不可露出形(足亦)來，被外人知道，依舊聲名不好，非勝算也。」柯翁道：「我已安排刀、繩、藥酒三件，憑小賤人用哪一件就完事了。」裴翁搖手道：「不妙！」柯翁問道：「怎麼不妙？」

裴翁道：「遭此三件而死，死了俱是生魂。死的不服，定要吵鬧不安。不如於三更後用一乘轎子，將人抬出後園門到御河，向波心一擲，無影無形，豈不爽快！」柯翁拍手稱妙道：「年兄好算計！小弟承教。容日後再謝罷。」說著一拱告別。裴翁暗笑而去，趕回府第，安排巧計不提。

(二十六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